

段春的妻子偷偷给了杨涛一张储蓄卡 ③

官场小说



吴问银 著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南江市人大常务副主任黎秋如愿以偿地“平安”退休了。正当他准备安享晚年时,老部下段春突然被“双规”。黎秋以营救为名,遥控指使江湖兄弟张军将其杀人灭口,随后又将张军沉尸湖底。正当黎秋自以为一切做得天衣无缝时,不料,一名漂亮女主播的意外死亡,竟使纪委顺藤摸瓜掌握了黎秋犯罪的关键证据……

上期回顾

段春在一个招待所里接受纪委的调查,两个纪委的人对他在八千万路灯改造工程中拿了多少回扣及他经手的五六个豆腐渣工程问题进行审问,但段春对此闭口不谈。而杨涛这时正和黎秋讨论段春被抓一事。

杨涛想了一会儿,记起来了,原来黎秋是拿引渡余振东说事,这件事印象深刻,当时他们在一起吃饭,电视上正在播放这条新闻,“记得,您是指引渡余振东的事。我记得您当时还说过‘逃到天下都是逃,为什么要逃呢?逃出去就全暴露了,不逃事情反而更好办,法不责众’。是这么个意思吧?”

黎秋露出久违的笑容,说:“很好,你能记住我的话表明我没有看错你。那天的情形大家表面上没有流露什么,其实内心都很恐慌。我暗中观察了许久,发现只有你和段春两个人很平静,这让我很欣慰。这些又慌又怕的人,说到底还是思想障碍的问题,古人云‘窃贼者诛,窃国者为王侯’,心理素质不过关成不了大事。纵观那些出事的贪官,他们很少是被查出来的,而是自己把自己打倒了,一到纪委那里就如竹筒倒豆子,一五一十全交代了,甚至屎渣子都倒出来了。”

黎秋凑近杨涛,面授机宜说:“现如今官员要想做个什么事,固然要靠群众,但更重要的是要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在风云变幻的官场,如果上头没有人,是很难混下去的。这个可用棋局来解释,棋盘上的一兵一卒,要想不被人吃掉,必须有根,只要你后面有个儿子看着,对手就不敢轻易动你。所以谁都要找个靠山,此无他,出事好保命耳。就象象棋,纪委好比炮,贪官好比马,炮要轰人家的马,可马旁边有车看着,他就动不了。除非车离开了,否则你白拉架势,只好干瞪眼。你干爸这么多年来被人举报过无数次,组织上也查过许多次,可越查越升官,这里的奥秘就在于此。要不断寻找更大的靠山,把这些靠山都拉到一条船上,这样任凭风浪起,我自岿然不动。”

杨涛深深为黎秋的话所折服,情不自禁地脱口赞道:“干爸,您要是写

书保准比李宗吾的《厚黑学》畅销。怪不得张玉顺不敢在背后捣鬼,原来是还有能吃他的子儿在后面看着,而这个子儿也是我们的人。妙哉,妙哉!”

黎秋哈哈笑了起来,说:“你有慧根,平时再多留心学习官场的游戏规则,一定能成大气候。段春的事虽说事出偶然,但也有必然在里面,值得我们深思呀。我们要记住4月16日这个日子,不寻常啊,发生了两件事,一是我正式退休,二是段春被抓,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必然联系?我看看,恐怕是有人认为是段春的靠山,现在我下台了,就开始蠢蠢欲动了,拿下段春的目标是针对我。哼,要想扳倒我可没那么容易。”

杨涛一晚上没睡,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他之所以能在滨江政坛上与张玉顺分庭抗礼,靠的是什么,上面是他的干爸黎秋,下面就是一大帮听命于他并握有实权的人。现在这个阵营被撕开了一个豁口,得想办法堵住,便问道:“干爸,段春的事怎么办?”

黎秋沉思了一会儿,将手中的烟蒂狠狠地掐灭在烟缸中,一字一顿地说:“丢卒保车!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搞清他在什么地方,然后传话给他,如果不听劝告就找准机会下手,一定要干净利落。”

杨涛松了一口气,心想也只有用这个办法了,便说:“我去安排。”

黎秋阻止说:“糊涂,你一出面不就把自己暴露了吗?你没看重庆打黑除恶的报道吗?多少‘靠山’不是被查出来的而是自己暴露的,公安机关将犯事的黑恶头子控制住,许多‘靠山’生怕这些人把自己供出来,都主动打电话或发信息通风报信,而这正中公安机关的下怀。这叫打草惊蛇,引蛇出洞。这件事情让李小龙去办,我会让广财交代他怎么办的。”

杨涛知道李小龙是滨江最大的黑

恶势力,起初他只是一个小混混,遇到哪里工程就带几个人去骚扰。段春当建设局长的时候给了他一些小工程做,渐渐就发达了,后来又投资建了几个娱乐休闲中心,拉拢一些公、检、法的干部下水,成了滨江黑白两道有名的“带头大哥”。李小龙感激段春,和他结拜为异姓兄弟,肯定会为他的事两肋插刀。黎秋之所以这么做,一定是考虑他是段春的下线,和这边没有什么关联,就是事情没办妥被查出来也由他李小龙扛着。他不得不佩服“干爸”考虑问题周到,怪不得他是官场“不倒翁”呢,如果不小心细如发,他能“平安着陆”,笑到最后吗?

“还有一件事你必须亲自去处理,那就是稳住段春的妻子,以防纪委从这里下手。”

会后,杨涛来到段春家。其实他内心一直很矛盾,这种时候是敏感时期,对出事的官员及其亲属,平时交往很深的官员此刻都会选择退避三舍、敬而远之,无它,无非是划清界限、明哲保身而已。纪委此刻说不定早已对他家进行了监视,段春的妻子叶楠说不定现在在纪委设置的一个香喷喷的鱼饵。

“杨县长,谢谢你能来看我,快进屋说话。”杨涛闪身进了屋,用手指放在嘴边示意叶楠不要说话。叶楠会意了,随他进了卫生间。杨涛拧开水龙头让自来水哗哗流着,说:“我看到外面有人盯梢,说不定你家里也装了窃听器,为了保险起见,我们说话还是小点声,家里没放什么贵重东西吧?”

叶楠点点头说:“昨天晚上段春没有回来,打他手机通了一直不接,我就怀疑出事了。你快说我该怎么办?”

杨涛凑近叶楠对她耳语几句。叶楠会意了,点了点头,说:“杨县长,你说段春这一去还会回来吗?从副县长位置上下来他就魂不守舍的样子,最

近老是说一些怪话,他说万一他有个什么事让我一定要坚强,照顾好儿女。你说他会有什么事吗?这几天我老是做噩梦,梦见他被人五花大绑着在大街上游行。”

杨涛听了叶楠的话,也感觉有些凄凉。他重重地叹了口气说:“我们不说这些了,我马上就要走,你有什么需要我带出去的吗?说不定他们马上就要对你家进行搜索。”

叶楠点了点头,她正有东西需要杨涛带出去。她从厨房里的米袋子里拿出一张卡来,递给杨涛说:“我全家人的人身性命都在这上面,你一定要替我保管好。”

杨涛答应了,从段春家出来,直奔黎秋住处,把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黎秋认真听着,不时地点头,然后用褒奖的口吻说:“你现在成熟多了,遇事就应该这样前思后想,否则一个细节就能决定事情的成败。”然后他掏出一张神州行卡,让杨涛以后只打这个号码联系。

“走,我们到小会客室去议,专案组可能正在开会研究如何查处段春,我们这边也要开会讨论一下如何应对。”黎秋拍了拍杨涛的肩膀说。小会客室里面烟雾弥漫,何宏、朱全宝、黄隼他们正在一起商量事情。

一连几天,龙剑和陶炎什么收获也没有,因为段春的口始终“撬”不开,他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什么问题也没交代。对他家的搜查也进行过了,除了工资卡上的三十万元外,还有就是一些珠宝首饰,这些都是不足以定他罪的证据,如果公布出去反而让人笑话,纪委居然查出个“清正廉洁”的好干部出来。

调查陷入了僵局,而这时候,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就在段春被宣布双规后的第四天晚上,他突然“自杀”了。

生日庆典上的突发事故 ②

人间百态



张慧敏 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省立医院普外主任刘先达怕担责任拒收了危重病人王仙菊。次日,大外科主任穆百济被这位病人的丈夫许根树叫去看病。当晚,王仙菊因救治无效正常死亡。许根树被人利用,聚众大闹病房。肾外主任周立奇发誓为师傅洗清冤屈,但所有努力都使事情更加复杂。穆百济离任,一直把周立奇视为竞争对手的刘先达想竞争大外科主任。在大外科这个小天地里,医者、患者、医药代表,他们联合上演着一出出离奇生死故事。

上期回顾

医院半夜来了一个叫王仙菊的病人,普外主任刘先达检查后发现她虽然有外伤,但其实是个晚期肾衰病人,刘先达觉得这时候接收她会惹麻烦,于是找了个理由拒收了。

周二是肾外的手术日。肾外主任周立奇今天不光有台肾移植,还要瞒着大外科主任穆百济搞一个小型生日庆典活动,因此整个人就显得有些劳神和忙碌。

清晨起来的第一件事是炸荷包蛋。只要有台手术,周立奇早晨都要吃上四个荷包蛋。这习惯是跟大外科主任穆百济学的。穆百济对他说,油炸荷包蛋热量高。从那以后,周立奇就养成了上台前吃荷包蛋的习惯。穆百济除了是自己的恩师,还是老婆陶婕的姨父,当年就是他把陶婕介绍给周立奇的。

清晨,雨后的外科病房楼门口,依然热闹得像个集市,八点不到就人来往地挤满了人。身材适中、相貌俊朗的周立奇低着头快步穿过人群,径直往一楼的电梯间走去。四十四岁的肾外主刀周立奇和许多同行一样,对这些生生死死的事早就麻木了。一穿上工作服脑海里想到的就是那一个个排成无头无尾长阵的肾,而他则是流水线上的修理工,只管把这些生了病的肾一个个修好摆正。

今天上午科里有两台肾移植,一台是他的,一台是穆百济的。周立奇私下里攒足了劲要和师傅比一比。他相信自己一定会是这场比赛的胜利者。刚要进电梯,一楼的普外主任刘先达正从电梯里出来。瘦高的刘先达长了一张长马脸,身高超过一米八,走起路来身子不由自主地有些往前探。刚看到周立奇,刘先达一愣,接着肃穆的脸上绽放出一层笑:“来了?”周立奇点点头,侧着身子动作麻利地进了电梯。“周主任,下午那事没有变化吧?”

近距离的刘先达,身上散发出一股香皂和女人用的润肤露味。周立奇很不适应,下意识地把身子向后仰了仰。“忘不了,我给杨护士长都交代好了。”刘先达松开电梯按钮,笑着说:“那就好,应该让老头高兴一下。”渐

渐合上的电梯门一点点隐去了刘先达的面容,周立奇在心里感慨着他的世故和老到。

前些日子听说穆百济要退,有想法的刘先达就上上下下地狠折腾了一番。对刘先达的折腾,周立奇没什么意见,也很能理解。但令他不能容忍的是刘先达在抬高自己的同时还捎带着打击别人。也许由于周立奇是穆百济一手带来的,因此他就成了刘先达的主要防范对象和打击目标。刘先达表面上和他有说有笑,搞的都是些背地里的小动作,周立奇有苦难言。天地良心,他压根儿就没有想当大外科主任的半点野心。可这种事又百口莫辩,越解释越是“此地无银”。他只得暗暗隐忍,不做任何解释。正闹得不可开交时,穆百济在汪院长的挽留下,答应续任五年接着干。知道穆百济续任,刘先达很快就恢复了常态,快得让周立奇觉得难以置信。周立奇强迫自己也要自然起来。彼此都在大外科混,又都是子科的主任,抬头不见低头见,何况丧偶的刘先达又续娶了村钰。村钰在大学里一直是周立奇的暗恋对象,可毕业后村钰追随另一个男人去了外地,不久后离婚又来到了这家医院,并且成了刘先达的第二任妻子。

一出电梯,周立奇就看到了杨海平。快四十岁的杨海平由于一直在操心费力又跑腿的护士长这个位置上干,一直保持着敏捷的动作和良好的身材。一看到周立奇,快性子的杨海平就告诉他一个不好的消息,他和穆百济的两台肾移植都挪到下午了。不是人为,是天灾。说是夜里下大雨,楼房最高层的九楼手术室漏雨进水,上午手术间要清理消毒。

穆百济正伏在护士站的台子上打电话。电话里,他大发雷霆。电话是打给汪院长的。汪院长八成是在电话里又给穆百济展望了新外科大楼的宏伟蓝图,只听穆百济说:“汪院长,

这是两码事,新楼没盖之前,我们要维持正常的手术!”周立奇眼前浮现出院院长面对穆百济一贯的那副好心人的神情。与其说汪院长是格外敬重穆百济,还不如说他是把穆百济当成个老小孩来哄。

果然,穆百济让电话那端的汪院长给哄好了,他的语气缓和下来:“新外科大楼当然要抓紧审批,旧外科大楼也要及时修护,你说这种时候要是碰上急诊怎么办?”放下电话转过身,穆百济拿下眼上的老花镜,撩起白大褂的一角擦拭着。一边擦拭,一边对周立奇说:“快告诉护士,把术前针停了。”一边的杨海平说:“已经告诉护士停了。”

穆百济个子不高,是个小老头,身子圆脸盘也圆,有点秃顶,面色红润。手术台站的年头长了,穆百济一条腿的半月板老是有积液,走起路来有点一颠一颠的。穆百济不想让别人看出他的这种颠,走路时就把手幅放慢得很慢。看着穆百济步履缓慢地进了办公室,周立奇就对杨海平说:“抓紧准备下午的事吧。”杨海平用她一贯的洒脱语气说:“放心吧。”

下午的肾移植是亲属间移植,手术是下午1点开始,摘肾、修肾、植肾都很顺,前后不到四小时,又创下了周立奇手术史上的一个纪录。走过穆百济的手术室,隔着门玻璃,周立奇看见穆百济正戴着老花镜对着手术盘修肾,看来最快也还要半个小时才能关腹。同时开始的同样的手术,自己却能提前完成,这令周立奇十分兴奋。

下到三楼,周立奇从电梯间走出来。会议室已经面目全非,与平日里完全是两个感觉。桌子上摆了鲜花、水果和茶点,中间还放了一个巨型大蛋糕。走廊里的来苏儿涌进来与鲜花水果的味道混在一起,碰撞出一种欢快的喜庆气息。杨海平从会议室里急火火地走出来,差点和周立奇撞个满怀。

“都准备好了?”周立奇问。杨海平说:“就差横幅了,纸和笔都有赶紧写吧。”各个科室的主任和护士长也都陆陆续续来了。

一进门,穆百济的样子看上去有些恍惚,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地方。正在纳闷之际,清纯优雅的英文版童声生日歌从某个缝隙里悄悄流出来。抬头看了一眼已经挂起来的横幅,穆百济这才明白过来,今天是他的六十岁生日。穆百济很感动,双手抱拳,嘴一个劲地说着谢谢。

汪院长说:“穆主任,祝你生日快乐!你可是我们省立医院的一张王牌,借今天这个场合我顺便说点公事,续任的事院里已经研究过了,只要你一签字,马上就报卫生厅,你得至少再给我干五年,可不能反悔!”穆百济似乎忘记了上午为手术室的事在电话里和汪院长的不愉快,说:“汪院长你放心,只要我的手不抖,还能做得动手术,我就一直干下去!”高大肥胖的汪院长带头鼓起掌来。

生日庆典进行到高潮时,肾外病房值班医生黄凯急匆匆地走了进来。他直奔穆百济走过去,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穆百济听后,起身就往外走。杨海平上前拦住他,“穆主任,这才刚刚开始,您可不能走!”“门诊有个肾衰病人,我去去就来。”穆百济说。周立奇马上站出来,“穆主任,我去!”黄凯犹豫了一下,又说:“门诊值班医生说,那病人指名要找穆主任。”

杨海平狠拉了一下黄凯的白大褂,嫌他不长眼色。黄凯看着穆百济,不敢再说什么。这边,周立奇已经走出门去。杨海平笑嘻嘻地上前把穆百济往椅子上拉。穆百济迟疑了一下,还是挣脱开她。“我还是过去看看。”

汪院长笑着发话,“你们就让他去吧,我看他是不去不舒服,这样的生日也很有意义!”一边的刘先达一听到“肾衰”两个字,心里“咯噔”一下。